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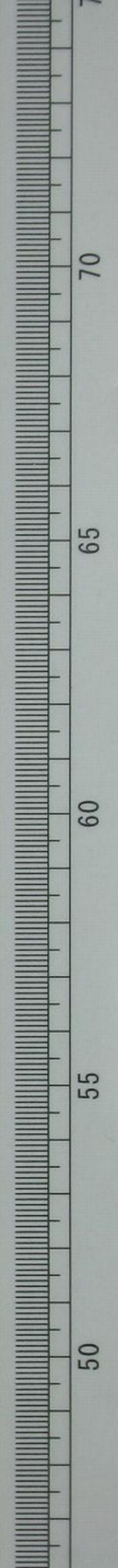


安政  
改鑄

文章軌範纂評

三

13  
1106  
3





門 4 13  
號 1106

文章軌範卷之五

有字集

疊山先生謝枋得編次 後學安藤秉纂評

小心文

此集皆謹嚴簡潔之文，場屋中，日晷有限，巧遲者，不如拙速，論策結尾，略用此法度，主司亦必以異人待之。

師說

韓昌黎

古之學者必有師。

浦云、必有師三字，管通篇最重，接句對下，假託牟位伏根，非提綱例。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第段先立傳道授業，解惑三大綱。○林云、道

謂聖人之道，業謂文行，惑謂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

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第二段說解惑不可無師

介軒云登高而呼，楚材云說得師道如此鄭重，一篇大綱領具見於此。豐山云聞道則惑，解故惑字道字，一正一反說而無正反之跡。

文章軌範卷之五

韓文



豐山云固字粘上  
前字亦字粘上固  
字

山陽云吾師道也  
一句牽上搭下最  
妙

楚材云道在師  
在是絕世議論

豐山云師道以下  
十一句亦雙關  
楚材云忽作歎若  
承若起佳甚  
山陽云伏後案  
豐山云此數句須

看他用猶字且字  
亦字數虛字斡旋  
之法

楚材云此是高一  
等說話翻前面人  
非生知之說

豐山云相形以明  
其惑  
介軒云引童子以  
明之

山陽云鍊句古雅

○林云人之惑解纔傳得道以  
成其為業此言必有師之故  
生乎吾前其聞道也

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

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

吾乎林云惟得大道之師方可受業解惑與其人之  
長少了無干涉此古人相師之法也○浦云生

吾前後即含篇末如吾前後即含篇末如  
不如此是作意所在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

所有師之所存也第三段說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  
所以得為師之理如此已上言古之學者不耻相

所以得為師之理如此已上言古之學者不耻相師以其道存耳從長少帶出貴賤來作案為下文伏

嗟呼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浦云師道不傳  
是立說之因欲人之

無疑惑也難矣第四段慨歎後世師道不傳人如何  
無師其惑益甚豈不可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林云本  
無惑者猶且

從師而問焉林云不  
恥受業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

林云惑而恥學於師林云反不肯  
受業于人是故聖益聖古之  
最多者

愚益愚今之人  
云詰之異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

為愚林云功  
之典其皆出於此乎第五段說古之聖人其  
過人也遠矣猶且從師

故聖者益聖今之衆人其不及聖人也遠矣而耻學

於師故愚者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

愚係乎從師不從師而已此是雙關文法要看他巧

處林云得道為聖不得道為愚只在有師傳無師  
傳之間而已○已上言師道不行于今所愛其子擇

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惑矣浦云舉事以况  
着眼耻笑羞諛

等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林云業  
之小者非

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林云業之大者○浦云  
此以句讀有師為况



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

馬。此是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此一段亦是愛其子。擇師而教。句讀之不知。或師焉。與小學相貫。惑之

不解。或不焉。與大遺相。此是文公弄巧作文。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

第六段說今人愛子。則擇師而教之。所謂師者。不過

授書習句讀而已。至於其身。則耻於從師。不以傳道

解惑為急。童子句讀之不知。則為之擇師。其身惑之

不解。則不擇師。是學其小而遺忘其大者。可謂不明

不耻相師。師為况。每况愈下。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

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林云。笑其不知耻。問之則曰。彼與彼

年相若也。道相似也。林云。齒同業同。不待待。位卑則足

羞。林云。以貴師賤。似自明其短劣。亦可笑。官盛則近諛。林云。以賤師貴。

又可。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第七段說巫醫樂師

士大夫之族。以弟子從之。則為人所笑。問其所笑者

何事。則曰。弟子與師年相若。道相似。或曰。弟子位高

師位卑。則足羞。弟子無官。師官盛。則近諛。此四句。應

無長無少。無貴無賤。八字。○林云。如是。則舉世無一

可師之人。亦無求師而不被笑之人。無巫醫樂師百

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第八

段。慨歎後世不知有師道士大夫之族。耻於從師。是

智不及巫醫樂師百工之人矣。○林云。已上根上無

貴無賤。無長無少。句發議。把當時耻聖人無常師。浦

相師與羣聚而笑之。人齊痛誅其非。聖人無常師。浦

以聖無常師。莫弘師襄老聃郊子之徒。其賢不及孔

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

楚材云。此就尋常話頭。從容體出。至情其理明。其辭切。介軒云。語甚破的。豐山云。公神明於雙法。此小學大遺。與上師道之不傳也。久矣之句。皆奇絕妙絕。不啻後人不能之求之。周秦古文。亦不易得也。山陽云。羣聚笑之。問之則曰。此等處。要看其描寫生動。文中當必有此等。着色處。豐山云。至意在位卑之句。則照上不恥相師之句。鑿江云。位卑官盛二句。添裝推明上年相若道相似句語意。楚材云。此與前論聖人且從師同意。前以至貴者。形今人之不從師。此以至賤者。形今人之不從師。反覆劇論。意甚切至。楚材云。借孔子作証。收前聖人從師意。

文章車軍卷之五

韓文

三



楚材云收前吾師道意定足

介軒云結出一篇主意

豐山云三段說先後甚鄭重此收得何等輕妙有筆力者其不費力往往如此

山陽云起處委曲詳盡故結處唯一兩句便止此文章繁簡互用法也  
豐山云古道二字回應照收首句第一字

攻。上林云攻治也應如是而已。第九段說孔子無常師

之。即問琴於師襄。問官名於鄭子。遇有事之精者。即問

者。而改之。皆吾師也。以孔子之事。可觀弟子。其不善

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在吾前。術業有專攻者。

雖。聖人亦師之。不以爲耻。况衆人乎。○林云已上根

上。聖人猶且問于師。句洗發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二

者。無不義。言能自得師。不但無長少無貴賤。即不若已

此。古道也。○浦云以如不必置分別于其間。何耻之有

以。破流。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

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林云不拘牽于時俗之所耻。特來受業。○浦云就李氏子

挽。應首。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第十段收

遺也。○林云自言作師說之由。氏子從學之意。作師說之因。貽

儲同人評。題易迂。就淺近處指點。乃無一點迂氣。曾

類相形。議。論明切。似未解此。有起有束。中間比

林西仲評。是篇以耻字作關鍵。而以古今之不同。與

玩當作六段。開手點出師道。人不可不從

師。爲古道之不易。第二段言以道爲師。其

長少貴賤。皆可勿論。第三段言古有師而

今無師。所以有聖愚之別。第四段言有長

少之見。存則昧于大小之數。是愛已反不

如愛子。不可謂之明。第五段言有貴賤之

見存。則奪于聚笑之口。是士大夫之族。反

不如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可謂之智。第

六段言聖人之從師。欲合衆長。以取益。原

不。求其人之必勝于已。未嘗引爲耻。亦未

楚材評通篇只是吾師道也一句。言觸處皆師。無論長幼貴賤。惟人自擇。因借時人不肯從師。歷引童子巫醫孔喻之。總是欲李氏子能自得師。不必謂公慨然以師道自任。而作此以倡後學也。豐山評篇中多用兩扇文法。猶軍有左右翼。及其戰鬪救首救尾。常山之蛇勢。奇正互出。絕妙好辭。

韓文

韓文

韓文



浦二田評

柳子謂韓子犯笑侮，收召後學，抗顏而為師，作師說，故知師道不傳，及耻笑等字，是著眼處。世不知古必有師，徒以為年不先我，以為不必賢於我，風俗人心，盡可知已。韓子見道於文，起衰八代，思得吾與，借李氏子發所欲言，不敢以告年長而自賢者，而私以告十七歲人，思深哉。

獲麟解

韓昌黎

麟之為靈昭昭也。

言麟之為靈，物其分明。

詠於詩，

毛詩周南有麟之趾。

句三

書於春秋。

春秋魯哀公十三年西狩獲麟。二句四字。

雜出於傳記。

百家之書。

歷代史傳所記及諸子百家書皆說麟。三句九字，此是章法。○林云三句証其昭。

昭可

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

雖婦人小子不出戶庭，無高見遠識。

亦知麟出為王者之祥瑞。○金云

然麟之為物不畜

於家。

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常有於天下。

麟為四靈之一，王者之嘉瑞，王

者有道則麟出，其為形也不類。

麟之形與尋常山澤之獸不相類，非

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

非如六畜之有馬牛犬豕，豺狼麋鹿，常見

其形，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

雖有麟出，山

其為麟，○林云麟雖見於紀載，究竟人未目覩，其形即有麟立乎其前，亦不知是何物也。角者吾

知其為牛。牛有角，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有

鬣鬣可辨，認鬣鬣類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

豺狼麋鹿。世間吾皆知為犬豕豺狼麋鹿，○林云此

皆畜於家，恒有於天下，其惟麟也不可知。惟麟不常

為形，人所熟覩，故可知。○史記老子傳孔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則不可

斷後案體。韓文

楚材云：先立一句靈字，伏德字。二田云：靈起祥，昭昭起知。

介軒云：祥字一頓，二田云：祥字知字，正揭。

大典云：四句說麟之非常，獸長短變

文。介軒云：伏不以形

山陽云：一篇姿致波瀾，皆在馬牛犬

豕上。二田云：轉出不知

開疑陣。大典云：意元不奇

而語生奇，可見詞家之巧。

又云：語勢轉後，來

又云：實踏襲老子

傳之語，而一段斬

新，不見痕跡，方是

昌黎能手。盤江云：四句補上文，畢竟與上文先斷後案體。



獲麟解

介軒云不祥及頃  
楚材云起下聖人  
必知麟

二田云前泛言麟  
此合到聖人因以  
知字祥字作一兜

履軒云聖人者必  
知麟此聖人通上  
下而言包孔子在  
內

大典云者字不苟

履軒云又曰二字  
頗鶻突上無所承  
不可曉蓋篇首元  
有韓子曰三字也

後來削去韓子曰  
而存又曰偶失於  
照管耳

大典云人題獲麟  
履軒云不待聖人  
此聖人特指在位  
之聖人而言不數  
孔子

二田評不曰麟說  
而曰獲麟解大抵  
因西狩獲麟之文  
觸發忽知忽不知  
所慨在不知忽祥  
忽不祥自信乃在  
祥掉筆靈託意遠  
山陽評龍說千里

知韓文公正是學史記老子傳句法便成新奇不可  
知麟前言劉竊陳編為耻變化句法便成新奇不可  
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也○金云不祥此是第一正反○此不祥是天下不  
知麟也非麟之咎也○林云既為不可知之物於其  
見也即謂之不祥亦無不可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  
聖人出也雖然五帝三王太平之時麒麟在郊藪乃  
為聖人而出非無故而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  
林云帝王之世麟在郊藪是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  
果不為不祥也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左傳  
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曰麟也然後取之聖  
人為不祥也○金云祥○林云常人雖不知麟而  
聖人知麟則麟非不可知之物何以為不祥又曰  
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此一段又高麟乃仁  
獸為四靈之一麟之

知韓文公正是學史記老子傳句法便成新奇不可  
知麟前言劉竊陳編為耻變化句法便成新奇不可  
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也○金云不祥此是第一正反○此不祥是天下不  
知麟也非麟之咎也○林云既為不可知之物於其  
見也即謂之不祥亦無不可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  
聖人出也雖然五帝三王太平之時麒麟在郊藪乃  
為聖人而出非無故而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  
林云帝王之世麟在郊藪是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  
果不為不祥也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左傳  
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曰麟也然後取之聖  
人為不祥也○金云祥○林云常人雖不知麟而  
聖人知麟則麟非不可知之物何以為不祥又曰  
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此一段又高麟乃仁  
獸為四靈之一麟之

所以為麟者以其有德不必論其形之不類○林云  
以出處之德同乎聖人不在形之可知不可知也  
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若麟之  
聖人在位之時上無五帝三王下無孔子必無人知  
之則其謂之不祥之物也亦宜矣○金云不祥此是  
第二正反○此不祥真麟之罪也非天下之咎也嗚  
呼先生于出處之際為戒深矣○林云既與聖人同  
德自當待聖人在位如古帝王之世方出乃謂之祥  
今夫子雖有德而無位西狩之獲叔孫氏以為不祥  
也不亦宜乎

此篇僅一百八十餘字有許多轉換往復  
變化議論不窮第一段說麟為靈物雖婦  
人小子皆知其為祥第二轉說雖有麟不  
知其為麟第三轉說馬牛犬豕豺狼麋鹿  
吾皆知之惟麟不可知第四轉說麟既不  
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第五轉說  
為聖人而出聖人者必知麟既有所  
之則麟果不為不祥也第六轉說麟之所

此篇僅一百八十餘字有許多轉換往復  
變化議論不窮第一段說麟為靈物雖婦  
人小子皆知其為祥第二轉說雖有麟不  
知其為麟第三轉說馬牛犬豕豺狼麋鹿  
吾皆知之惟麟不可知第四轉說麟既不  
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第五轉說  
為聖人而出聖人者必知麟既有所  
之則麟果不為不祥也第六轉說麟之所

此篇僅一百八十餘字有許多轉換往復  
變化議論不窮第一段說麟為靈物雖婦  
人小子皆知其為祥第二轉說雖有麟不  
知其為麟第三轉說馬牛犬豕豺狼麋鹿  
吾皆知之惟麟不可知第四轉說麟既不  
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第五轉說  
為聖人而出聖人者必知麟既有所  
之則麟果不為不祥也第六轉說麟之所

此篇僅一百八十餘字有許多轉換往復  
變化議論不窮第一段說麟為靈物雖婦  
人小子皆知其為祥第二轉說雖有麟不  
知其為麟第三轉說馬牛犬豕豺狼麋鹿  
吾皆知之惟麟不可知第四轉說麟既不  
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第五轉說  
為聖人而出聖人者必知麟既有所  
之則麟果不為不祥也第六轉說麟之所

此篇僅一百八十餘字有許多轉換往復  
變化議論不窮第一段說麟為靈物雖婦  
人小子皆知其為祥第二轉說雖有麟不  
知其為麟第三轉說馬牛犬豕豺狼麋鹿  
吾皆知之惟麟不可知第四轉說麟既不  
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第五轉說  
為聖人而出聖人者必知麟既有所  
之則麟果不為不祥也第六轉說麟之所

此篇僅一百八十餘字有許多轉換往復  
變化議論不窮第一段說麟為靈物雖婦  
人小子皆知其為祥第二轉說雖有麟不  
知其為麟第三轉說馬牛犬豕豺狼麋鹿  
吾皆知之惟麟不可知第四轉說麟既不  
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第五轉說  
為聖人而出聖人者必知麟既有所  
之則麟果不為不祥也第六轉說麟之所

此篇僅一百八十餘字有許多轉換往復  
變化議論不窮第一段說麟為靈物雖婦  
人小子皆知其為祥第二轉說雖有麟不  
知其為麟第三轉說馬牛犬豕豺狼麋鹿  
吾皆知之惟麟不可知第四轉說麟既不  
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第五轉說  
為聖人而出聖人者必知麟既有所  
之則麟果不為不祥也第六轉說麟之所

此篇僅一百八十餘字有許多轉換往復  
變化議論不窮第一段說麟為靈物雖婦  
人小子皆知其為祥第二轉說雖有麟不  
知其為麟第三轉說馬牛犬豕豺狼麋鹿  
吾皆知之惟麟不可知第四轉說麟既不  
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第五轉說  
為聖人而出聖人者必知麟既有所  
之則麟果不為不祥也第六轉說麟之所

韓文



馬說與此篇皆要見其語勢一順一逆處此文字流動圓活之所由也

### 金聖嘆評

一篇只是一正一反，每段又自作曲折。再一篇，只是一正一反，再一正。此等文字，筆便圓活，便能生議論。時則人謂之不祥也，亦宜人能熟讀。形第七轉說，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在位之

### 雜說上

韓昌黎

龍噓氣成雲

龍噓氣成雲。喻聖君。聖君以官爵祿位與賢臣，然後賢臣可以立事業。賢臣之賢豈能及聖君之聖哉。○林云：乃龍所為，其靈自當讓龍。然

龍乘是氣

龍乘是氣。聖君在。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

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陵谷。

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陵谷。此謂聖君任賢臣，可以

雲亦靈怪矣哉

雲亦靈怪矣哉。賢臣之功業，亦非

而明有許多勲業

而明有許多勲業。○林云：能助龍之靈，即其靈處。○浦

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

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賢臣遇聖君之任用，而後成

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

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此謂

無以神其靈矣

無以神其靈矣。謂然而聖君不得賢臣，亦無以成治功。此

聖德雖有聖人之天資亦不足

聖德雖有聖人之天資亦不足。以失其所憑依，信不

可歟

可歟。此謂為人君而無賢臣，如人無股肱，無耳目，失

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

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此謂異哉聖君之所

為之事業即聖君之所自為也

為之事業即聖君之所自為也。○林云：龍難能使雲

易曰雲從龍必從聖君既曰龍雲從之矣

易曰雲從龍必從聖君既曰龍雲從之矣。必曰聖君

起而輔佐之

起而輔佐之。○林云：但恐不是龍耳，不待為雲計也。

從之矣

從之矣。○林云：但恐不是龍耳，不待為雲計也。

韓文

韓文

介軒云：咫尺間有千仞之勢。楚材云：一節言龍之靈，輕下急轉。○變江云：細叙每句二句相包，俱為三件。楚材云：二節言雲之靈，重。○變江云：靈字句怪矣哉，是添筆，怪其

非靈者而靈也，方與後節添筆失其所憑依句相照。山陽云：如龍之靈，復一靈字，歸重提龍文字，亦不合掌。尤妙。○介軒云：筆亦天矯如龍。○變江云：添筆足上句開下節。楚材云：言龍能為雲，若無龍則亦無雲矣，輕。○變江云：應首龍虛氣成雲句。山陽云：易曰雲從龍，此句是冒黎作此文根本，却於最尾書之妙。



謝疊山評

此篇主意謂聖君不可無賢臣賢臣不可無聖君聖賢相逢精聚神會斯可成天下之大功

儲同人評

神變不測

林西仲評

此以龍喻君以雲喻臣重在君能得臣上立論其意謂臣生于蓬蒿乃君所錄用其才皆未必能勝于君然君得是臣之後建功立業而臣之才亦有以自見是臣因君而自見其才若君之才原非因臣而始見也但君不用臣必無所賴藉以成其功業則求其所賴藉實自為計非為臣計矣然其中有聲應氣求自然之理有聖主必有賢臣蓋君擇臣臣亦擇君也文凡五轉亦如游龍天矯變化無測

浦二田評

神注憑依似有待于彼者掉尾一語兜回峻絕

雜說下

韓昌黎

楚材評婉委曲折作六節轉換一句一轉一轉一意若無而又若有若絕而又生變變奇奇可謂筆端有神介軒評忽分寫忽合寫凡六節轉換極彈丸脫手之妙山陽評此與下篇皆韓文之至者此以奇幻下篇以宕逸並為獨造之技變江評此言明君化之行在得臣意却歸重臣邊

世有伯樂

知人者伯樂姓孫名陽善相馬天上有一星名伯樂在天熙星之旁人見孫陽識

馬因號之

然後有千里馬異材○此謂有賢宰相然

曰伯樂

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知人者○此

林云認

得也○浦云馬之伯樂猶龍之雲亦所

常有而賢宰相知人者不常有○林云以其知馬故

能用馬所以難得○浦云馬之伯樂猶龍之雲亦所

憑也○不常有轉

筆捷領出感慨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

駢死於槽櫪之間

駢頭而死言多不以千里稱也○不

其為異材○此謂天下雖有英雄豪傑徒受辱於昏

庸相之朝沉滯於小官終身不得行其志不以英

雄豪傑稱也○林云良

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

石才之異乎人者必尊位重祿以任使之○此謂英

雄豪傑能立大事成大功者必得尊位重祿斯可

以展

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今之養君子不

履軒云伯樂之喻不必專斥宰相凡在上有進退人材之權者皆是天子與諸大臣皆在內山陽云雲固不靈於龍龍乘此氣有千里馬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文之項針回環千古定法

介軒云翻出



履軒云飽下試添一則字即得正意是六字為一句非兩項對說  
楚材云拗一筆山陽云千里二字七見無一不變而不見變之跡

履軒云鳴之以喻訴屈告窮之事也不得以諫不行言不聽作解謝註謬山陽云執策臨之此一篇着生色處履軒云結得有九然使柳子厚作之

其必曰嗚乎其真無馬乎而無下一句也是不于文之妍媸在人之好尚而已嗟乎吾與誰歸焉學者試評焉山陽評龍說於最尾點題馬說於最初點題可見法之變化  
變江評此是總提分申一頭兩脚格此等法即古文節法不極妙訣宋以後文易板其弊坐不解此

禮養○此謂養英雄豪傑者不知其能辦是馬也呼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句三字力不足起身分

○祿不重才美不外見○三句五字此章法○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布反不如常材安求其能千里也○得安

見其為異材○此謂英雄豪傑雖有立大事成大功之才無尊位無厚祿無重權其才知不可展布其欲與常眾人等而不可得安可求其辦策之不以其道○林云養馬之過

林云不知食之不能盡其材○林云不知鳴之不能通其素習  
其意○此三句即孟子所謂弗與其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非王公尊賢也○林云不知

知其本心○浦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謂天下云長言永嘆○結法○其真無馬耶○其真不識馬耶○其真不識人耶

○此謂任使之不以其道為祿之不能盡其材○不○能知人乃曰天下無英雄豪傑嗚呼天下其真無英雄豪傑耶宰相其真不識英雄豪傑耶○林云無伯樂故○罵得快甚

謝疊山評此篇主意謂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尊之可以高爵食之以厚祿任之以重權其才斯展布

儲同人評淋漓頓挫言之慨然

林西仲評此以千里馬喻賢士伯樂喻賢相也賢士相方可得賢士故賢相之難得甚于賢士若無賢相雖有賢士或弄之而不用或用之而昇以薄祿不能盡其所長猶之乎無賢士也淮陰侯遇漢高鄧侯謂僅以為將亦必不留蓋非大將必不能成大功非為尊官厚祿計也末以時相不知賢士作結無限感慨



浦二田評全注意伯樂對短駟者據憤只起句正說通身是慨氣自驚然

### 送薛存義序

柳河東

大典云起得緊切又云先叙別情殷勤叙得如畫

河東薛存義將行起句緊切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游飲食之林云為祖道且告曰凡吏于土者

介軒云一語扼要大典云一篇筋骨

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極曲○浦云民之役奇而確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備乎吏

大典云反言而說字法句法尤須仔細又云覺惟語勢急不用諱辭

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金云只是直說不是痛罵○林云取民財而使

介軒云忽收轉大典云以字重應前天下皆然

備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

不迫介軒云忽收轉大典云以字重

而黜罰之矣金云斗然揮喻下又斗然收轉○林云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金

變江云急承接間不容息大典云如吾民何一篇骨力一句千鈞

十九勢不同也金云慨然○浦云格于分勢不同而

變江云登與夜力與心對字一上一下是練句法力心倒字句法

理同金云筆勢甚疾○浦云敲緊如吾民何金云筆勢甚疾○林云如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金云筆勢甚疾○林云以

大典云二句關鎖緊着看下為字確士云語語雙關

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

變江云急接無痕介軒云結出作序之意應首處

矣金云收前段其知恐而畏也審矣金云收後段吾賤且辱不得與攷積幽明之說金



變江評欲與其人  
之善及借凡人之  
惡說起此操觚常  
規然說吏職語許  
而意正真可警發  
民者

介軒云徒提一句  
楚材云兀然而起  
以土風立論奇  
二田云從負固邊  
點出義氣奇古字  
勿略  
楚材云吾知其妙  
介軒云先言有合

二田云將董生拈  
合彼地  
楚材云慕字疆字  
對下性字  
介軒云申言有合  
之故  
楚材云將上文再  
作一曲折掉轉應  
篇首燕趙多感慨  
意  
介軒云轉言未必  
有合  
楚材云吾惡知甚  
妙  
二田云四語轉旋  
以古今字參進退  
直藉董生為接引  
矣  
又云董生彼地轉  
挽神動亦古今互

只是直說不是痛罵○林  
云朝覲正當考績之時  
於其往也故賞之以酒肉

而重之以辭金云賞字妙使一篇文字便如孔子之

謝疊山評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轉換多關

金聖嘆評無多十數句看其筆

浦二田評創論乃篤論一則訓邑宰書身為謫

送董邵南序

韓昌黎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金云橫將燕趙先斷一

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林云連者不

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豪傑也燕趙之士

者心頭負意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疆仁者皆

愛惜焉金云極寫董生○林云矧燕趙之士出乎其

性者哉董生豪傑不遇時○金云極寫燕趙此將上

悲歌之士皆仁義性成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

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又恐今日之燕趙非昔日

以後河北藩鎮不稟朝命每自辟士風

俗亦多習亂不臣非當日燕趙之比

行卜之也燕趙尚豪傑○林云以董生之合不合

董生勉乎哉金云吾惡知其妙○林云前勉其行就董

生一人言此勉其吾因子有所感矣

行就河北風俗言金云正一反俱送

韓文



效  
介軒云馬遷風度

董生此下  
特論燕趙  
為我弔望諸君之墓  
林云樂毅燕趙之古人也○樂毅去燕之

趙猶不忘燕使弔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  
之乃言外微意也○林云狗屠荆軻友也飲於燕

此亦感慨悲歌之意○市與荆軻相樂相泣以無人知之故正是不得志感

慨悲歌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蕭酒

二田云結首意完  
首句  
介軒云如此微調  
真是作手

二田評傲昂衢義  
反從燕趙想出善  
悟者尤嘆起予也  
楚材評文僅百十  
餘字而有無限開  
闔無限變化無限  
含畜短章聖手  
確士評嗚咽馳驟

儲同人評  
河北自安史以後冒於僭亂公送董邵南

與化移易所以譏切其不臣未復道上恩  
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古今一字  
是關鍵吾知吾惡知是俯仰呼應處

金聖嘆評  
送董邵南往燕趙却及托董邵南論燕趙

歸朝廷命意既自沉痛用筆又極頓折看  
○深意頓挫字字司馬論贊風神

既愛才亦憂國  
韓公又有嗟哉董  
生行極言其孝行  
其人應不苟就者  
故作送行序

汪武曹評  
勸其勿為藩鎮用而抗拒朝命是一層意

勸其仕于王朝而為天子盡力是又一層  
意二意實相貫却借古為諷故舍不盡○

甲望諸君只一句與下一層長短不齊且  
下一層明天子在上可出而仕將勸其仕

于王朝意已說明而弔望諸君句却更舍  
蓄不露又其筆勢相連實則兩層却似一

層令人目眩○兩個為我一個放在起頭  
一個放在中間筆法變

送王含秀才序

韓昌黎

吾少時讀醉鄉記  
林云隋末王績所作

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  
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  
林云既於世無累宜

及讀阮籍陶潛詩  
公皆嗜酒好醉

乃知彼雖偃  
息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  
超然自得不宜有所

武曹云舉其先世  
遺文作議論後所  
謂悲醉鄉之文辭  
也  
又云引阮陶二人  
以伴醉鄉

他  
戀

韓文



確士云無得於聖人之道則心未免不平

武曹云又引顏會二人以壓倒醉鄉

確士云道味可甘其心自平何須逃於酒以自遣耶  
變江云先斷辭後揭事

卷之五

送王舍秀才序

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托而逃焉者也。從醉鄉引得陶阮二人嗜酒者作證。○林云醉鄉記內原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沒身不返之語。因取其詩讀之。乃知借酒自遣。其不遇之懷。非真無累。亦非肯於味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箒。曾參歌已上解作記者之深意。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耶。破醉林云。顏會雖不遇。然有道味可甘。不違與事。物是非相感發。其心已平。無待借酒自遣。吾又以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合王阮陶三人。故添一徒字。○林云。徒字連阮陶等。俱在內。既不得聖人為師。則不遇之心。自不能平。有託而逃。乃無聊之極。所以可悲。○已上自言讀記之意。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不績。在廷之臣爭

變江云入題擡事。武曹云良臣之烈。却以醉鄉貫。

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林云。以良臣之烈。又遇而不遇。

變江云接前良。武曹云先世之文。先世之行。

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林云。總承上文。轉入秀才身上。妙有情。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張者。張大誇耀之意。

又云兼有良臣與醉鄉之風趣。又云不唯非聖人可師之類。

且厚。林云。有所挾矣。文行分頂。醉鄉之辭。良臣之烈。來端厚。總承文行句。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林云。以力薄言輕。不能張之。為惜。有虛平。

又云終不得有託而逃也。確士云收應有意無意。變江評。冒論三節。其一就他事襯說。

於其行。姑與之飲酒。不脫醉鄉字。○林云。秀才既不遇而

謝疊山評。王舍之祖王績。字無功。嘗作醉鄉記。此序以醉鄉記三字。生一篇議論。下字影狀。可

行。吾又不能為力。且與飲酒。遣一時之悲。亦不必為醉鄉之逃也。

韓文

謝疊山評。王舍之祖王績。字無功。嘗作醉鄉記。此序以醉鄉記三字。生一篇議論。下字影狀。可

韓文

謝疊山評。王舍之祖王績。字無功。嘗作醉鄉記。此序以醉鄉記三字。生一篇議論。下字影狀。可

韓文

謝疊山評。王舍之祖王績。字無功。嘗作醉鄉記。此序以醉鄉記三字。生一篇議論。下字影狀。可

韓文

謝疊山評。王舍之祖王績。字無功。嘗作醉鄉記。此序以醉鄉記三字。生一篇議論。下字影狀。可

韓文

謝疊山評。王舍之祖王績。字無功。嘗作醉鄉記。此序以醉鄉記三字。生一篇議論。下字影狀。可



至世遇將私怪乃知字先駁後辯發他不得已之所以一借孔顏開說至人遇前說後斷將悲字結收申他不得已之所以後段末四句瑣瑣短言回照前段兩層多少文字千鈞一扛且含蓄無痕蓋曰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信乎世則不唯世遇伶人遇皆又無之姑與之飲酒則亦終不免於託逃頓挫之間無限感慨無限悲壯了而不了不獨結語截玉之巧

見其巧此序只從醉鄉記三字得意變化成一篇議論此文公最巧處凡作論可以

法為

林西仲評

王舍不遇而行正當無聊不平之際送之者若言君相不能用才有犯時忌即勉其當以聖人為師汲汲自治不必以不遇介意又未免以迂濶唐突俱難下筆也昌黎恰恰尋出舍之祖宗來做個起引而揆其作醉鄉記之用心且以不得聖人為師代乏惋惜隱隱見得知自洽者必不以不遇為悲矣然醉鄉之徒不遇指時勢不可為上說故以春秋亂世顏曾厄窮對看若建中初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似時勢有可為者而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雖遇而猶不遇其實廢處正成其為良臣之烈則以不遇為遇尤不待悲矣末轉入王舍身上止稱其文行之佳已不能張為惜而以姑與飲酒一句作結便了暗應醉鄉似感慨而非感慨似慰藉而非慰藉似勉勵而非勉勵絕無一字著跡以上文間開布置大意已盡也真鏡花水月妙筆

答李秀才書

名師錫字圖南

韓昌黎

豐山云至客相形之法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

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句法○金云元

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

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眾人字法○金云二

出在外無因緣相見金云三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

重浦云引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

賓金云四今者辱惠書及文章金云敘觀其姓名

洪園云肯苟有論說即是包容於尋常人之事

介軒云折落峭

豐山云不見其人因其友以知其人彼此相形猶作詩烘雲之法

介軒云互筆脫化

豐山云未見其人忽忽猶已見舍畜深達

深達

深達



豐山云亦見猶已見

又云照上句潔清

介軒云頓一筆

豐山云伏案綴上引下

介軒云更進一層

淇園云得其所用心者蓋得知也

介軒云言外見規勉之意

介軒許因元質而知師錫因師錫而

憶元質兩兩相形都從虛處着筆末復插入自己以申答書之意臨川同學一首別子固似從此脫胎

變江云看他節取本書字句却不相襲得人而託之五字皆原書莫不有云十七字

又云喜字與上恒字對讀並是略原文未始二字千百歲字處喜猶好也

元質之聲容恍若相接。章法○金讀其文辭見元質

之知人。交道之不汗。金云細觀以下方甚矣子之心。

有似於吾元質也。文有情思有滋味○浦云子之言。

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為工。將相從於此。金

來書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浦云相從來中意

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金

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

吾子樂之。况其外之文乎。金云婉曲接引言不盡意妙妙○浦云進境悠然

愈頓首。

金聖嘆評 來書中意與答意只後一行便了看他前幅憑空請一李元質作叙述寒暄可見文

字會無定態意之所擬筆即隨之

浦二田評 次第三節由人而文而相從學問善用借賓法開尺牘家無限機軸

送許鄂州序 名志雍字仲興 韓昌黎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

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

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林云隱隱有成於自同之理下有矜

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林云隱隱有敗於自

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浦云前言既見為是得手在此于公身

居方伯之尊。蓋不世之林。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

異之理○浦云文莫便於有因送許意在諷于恰得前書為之因也于公不以其言為

文苑英華 卷之五

韓文

十五



變江云四句文似結上意實開下段

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已任

者乎欲譏刺其惡必先誇誦其善先誇誦于公之賢正是學孟子道齊宣王易牛事是心可以王矣

一段得進諫之道○林云樂善有自同之意其所成者大君與國實賴之不但自為計也○得此一轉方可起

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林云私惠抑不可不謂之知

已恒矜而誦之浦云就前言見是加一情已至而事

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林云感之極而不以國家實

義所敢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林

已上言因送鄧州而贈于公之故○浦云雙落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

於自異林云通上下之情而不自私其職謂之自同自異者反是○二句一篇之綱○浦云今言

以成於同為刺史者常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

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雖是以刺史

見為刺史者賢為觀察者不賢○林云此自異者由是

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

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林云所以

之私民別府之急賦攷史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

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

以獨厚惠獨厚見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

斂不可以獨急斂獨急見觀察使之不如是而政不均

令不行者未之有也此序本意欲諷觀察使于頓賦

與觀察對說辭意輕重不待校量而知若獨說觀察則于公見之必怒矣此文章之妙○林云所以成○

私民未以為失其職觀察使急賦實為民害此等辭致與夫厚書下之文不諂其上上之人不顧其下之語皆斟酌處

確士云忽借勢折入于公  
變江云並承上文之意不獨起下文而已凡字有力  
又云誦雖兩平以為過失而刺史



確士云迴繞有情 浦云正寫成於同 仍以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

手意 變江云二句照上 矣一浦云借前言 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 林云因前番

文省略 又云更添有以二 公之語畢 浦云遞落諷 郢州接例又便 縣之於州

句明上二句所言 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 實應州有以臨乎下 林

之故 又云不言亦然 乎縣 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 浦云皆然 非使君

言皆然分明仍是 之賢其誰能信之 末又勸許公寬其縣其議論始公

無于公之口吻 信此言亦以此意行之 於縣 浦云信字應 愈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

先頓置情已至而 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林云已上規 郢州之語

不為二句此直結 謝疊山評 于頓乃一貪酷吏其為觀察也賦歛苛急

一婉說一直言辭 固有所政而意實 皆諷諫之辭可以參觀于頓為觀察使性

相照而後 山陽評送許序前 貪而政苛取財賦於州縣者甚急刺史縣

則單刀直入可悟 林西仲評 篇中以成于自同敗於自異二句作骨謂

文法變化之訣 諷諫于頓文有權衡有針艾

變注評看來先叙 雖以刺吏伴講實重在觀察使一邊故其

前日言事未推及 言敗於自異也單說賦不休歛愈急絕不

現前刺吏之職務 亦單說政必均令必行絕不提刺吏得安

畢竟左右揀掄要 其官之美語意輕重謝疊山所謂不待計

于公之聽而郢州 量而見者矣然又恐以唐突見罪也故末

之事務實不過此 段因以府之視州猶州之視縣事上臨下

概言之全是以容 公者規郢州見得上文語意偏重處不是

形至格 道刺吏之事者是也 故意端指觀察使亦所以責備刺吏所謂

浦二田評 幹旋苦心實無踰此

因送郢州進諷觀察却因前言以進今言

至其諷州恤縣又即因例於府觸處乘便



由其善因

贈崔復州序

名群字敦詩

韓昌黎

此序諷諫于公與送許郢州序同意此序尤涵蓄只民就窮而歛愈急下民苦之使于公聞之此序與許郢州序同意皆勸于公寬賦歛以安州縣以安百姓

有地數百里林云治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

十人林云位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林云

俸之厚林云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

懼林云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林云有許多得

榮浦云榮字甚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

城邑苟有不得其所浦云民不得能自直於鄉里之

吏者鮮矣况能自辯於縣吏乎能辯於縣吏者鮮矣

况能自辯於刺史之庭乎此一段

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

有所不宣林云官民之間賦有常而民產無常水旱

癘疫之不期林云此不得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

以言連帥不以信浦云刺史身介上下民就窮而

歛愈急林云事上臨下之間吾見刺史之

難為也林云有許多棘手處崔君為復州

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林云無所于

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林云無所不信有刺史之榮而

能自已浦云黏實

韓文

大典云本欲說刺

史之難却先說刺

史之榮為一段是

文章權衡處

又云說地足人足

祿足黜化句法長

短不齊

又云到此始出刺

史字措辭之工

山陽云雖然二字

轉下絕妙匪夷所

大典云添着之處

二字參差有致

林云如黨正族師

間胥比長之屬

况能自辯於刺史之庭乎

里小民之疾苦者不能言

添之庭二字句便不凡

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

有所不宣

賦有常而民產無常水旱

癘疫之不期

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

以言連帥不以信

歛愈急

吾見刺史之

難為也

崔君為復州

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

足以蘇復人

有刺史之榮而

能自已

豐山云皆場

又云蘇庸二字有

意欲動崔于使不



贈崔復州序

大典云只用一句收却前兩段意何等濫藉

又云厚字舊游字慶字皆亦有意不苟

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

林云以仁與賢卜之也○總收上二段○浦云收拾

融洽語簡而規頌兼至

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

林云俱有

平生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

林云無所不宜故

於是乎言

林云叙作序之由○浦云神味含蓄

謝疊山評

觀察使賦歛苛急則為刺史者見其難而觀察使賦歛寬緩則為刺史者

介軒評以榮與難二意立柱前則分寫後則雙收理直而詞切允為刺史者當以此序為龜鑑

儲同人評

章法爽朗用意甚深○為于公言之也又一贈法

林西仲評

唐中葉賦歛最重刺史以催科為考成不

大典評全篇言在崔而意在于諷諭規切有含蓄之妙修辭者所當學也豐山評此序布置分明其法易睹初

急立論然其行文則又廻別郢州序謂觀察與刺史情貴相通此則謂刺史與小民情不容隔郢州序有贈有規分明揭出于公許公二人來此則泛論為刺史者之難

學作文須先學此法

轉出于公崔公之仁賢可使復人蒙其休澤直頌到底未嘗贈而規贈之意隱隱在言外也蓋觀察位尊小民分疎其情之相通權各有屬不可以一例論耳

讀李翱文

歐陽廬陵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

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

金云頓挫

憤世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

翱為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

頓挫○林云秦漢間好事行義句乃時人評翱最後

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嘆不已

金云寫得鬱勃淋漓之甚復讀不

介軒云陪起

又云再陪

又云方言哀而已嘆



自休。金云鬱勃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

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金云鬱勃淋漓之甚

故前先生作兩頤挫也。○林云千古只有兩個憂時之

人，生不同時，豈不為恨。○上二段先按而後斷，此段

先贊過而後舉其所讀之况迺翱一時有道而能文

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

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金云

欲擡李却不顧捺韓至此。○林云愈不遇東歸見有

進白鳥白鵲者，作感二鳥賦以自悼，有二鳥蒙恩

與飽食有數等語。○再觀一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

賢鬻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林云止以年老位卑

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林云縱得行其道

猶恐不能有所補於

國。○賦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

之詞下取河北以為憂。金云舉李文畢。○林云神堯唐高

亡不能復取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嘆老嗟卑之

心為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金云

勸哭。○林云見唐臣中無有如然翱幸不生今時，見

今之事則憂又甚矣。金云已上全說李至此忽奈何

今之人不憂也。金云竟撇過李竟自說心頭事，奇怪

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翱憂者，又皆踈

遠與翱無異。金云實實有之，先生豈虛虛弄筆作文

而巳。然文實已入妙。○林云雖憂不能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

又云應得聞而奇

介軒云憂字是眼

又云寫來鬱勃淋

又云承上一轉忽

又云應得聞而奇



以為病子不怒則笑之矣。

金云實實有之被先生不顧面皮都與寫出○林云

又云何勝嘆事言以結

以為狂故怒以為痴故笑千古肉食輩俱是一副肚腸一樣臉嘴

嗚呼在位而不肯

自憂又禁它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金云胡可勝嘆重言以結

只說自己心頭事竟不復顧李文奇怪○林云已上因朝之憂時轉入在位之不憂發出感慨是此篇正意

金聖嘆評

說李文處備極頓挫鬱勃之妙至後幅竟純訴自己胸前眼前有如許可恨事至于

介軒評公非右韓而左李但借數老嗟卑數語發出胸中不可一世之意情詞悲壯寄慨無窮

林西仲評

是篇雖贊李翱却是借李翱作個引子把自已一片憂時熱腸血淚向古人剖露揮酒耳文之曲折感愴能令古今來誤國庸臣無地生活

讀孟嘗君傳

王半山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

脫於虎豹之秦。

金云斗然舉起○林云賴雞鳴狗盜之力○開把能得士三字作案

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

金云

斗然劈落○林云雄猶長也言所不然擅齊之強得不是士也○緊接一語作斷

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

金云斗然轉變○林云言所得是士便用不著雞鳴狗盜矣○一轉翻駁有文

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斗然斷定○林云士豈

肯與雞鳴狗盜為伍○再轉一語作結警健絕倫

謝疊山評

筆力簡而健然一篇得意處只是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

確士評語語轉筆筆緊千秋絕調楚材評文不滿百字而抑揚吞吐曲

鳴狗盜之力哉先得此數句作此一篇文字然亦是祖述前賢韓文公祭田橫墓文

介軒云好吞吐山陽云虎豹與雞狗相映帶在於有意無意間

介軒云陡然斷案山陽云雞鳴狗盜一語數番重複生姿致妙在一順一逆

履軒云南面語不通若以為王位則齊自有王何遽論篡奪之事若以為征秦則秦在西

楚材云疾轉疾收字字警策

確士評語語轉筆筆緊千秋絕調

楚材評文不滿百字而抑揚吞吐曲



讀孟嘗君傳

盡其妙  
介軒評意凡四折  
一氣盤旋其筆力  
眼界俱到絕頂  
山陽評荆公執拗  
故文亦長於拗抑  
是三蘇所不及

### 金聖嘆評

云當羸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脫夫子於劍筌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  
鑿鑿只是四筆筆如一寸之鍊不可得而屈也試讀之可以想見先生生平執拗乃是一段氣力

### 林西仲評

龍門好客自喜一語早已斷煞而世人不  
知動稱為能得士故荆公作此以破其說  
篇首喝起世皆稱三字是與龍門贊語相  
表裏非翻案也百餘字中有起承轉合在  
內警策奇筆不可多得

### 文章軌範卷之五

### 文章軌範卷之六

種字集

疊山先生謝枋得編次 後學安藤秉纂評

### ○小心文

此集才學識三高議論關世教古之立言不  
朽者如是夫葉水心曰文章不足關世教雖  
工無益也人能熟此集  
學進識進而才亦進矣

### 前出師表

諸葛武侯

楚材云萬難心事  
已傾瀉此二語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

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林云伏

不懈於內忠志之士林云伏忘身於外者蓋追

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林云言內外諸臣不



介軒云切中後主病根

又云言軍事略特倦倦于進退之間楚材云官中親近府中疏遠出師進表著意全在此一段

為先帝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

林云忠志之士在外 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林云

於不德引淺近 以塞忠諫之路也林云待衛之臣效

君德上講用宜 不宜二疊文法出之婉曲盡致 宮中

府中俱為一體林云官中禁中也府中大將 陟罰臧

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林云 及為忠善者林云

宜付有司論其刑賞陟罰臧 以昭陛下平明之治林云

猶公明即上文 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林云此段

可偏用以為內外諸臣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

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林云

於先帝有殊遇者 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

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林云此段言宮中

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

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林云於先帝 愚以為

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

劣得所也林云此段言府中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

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

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

林云此段總上文言用舍之當否關係 侍中尚書陳

長史參軍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中則長史

介軒云懇懇惻惻訓戒之意凜然楚材云六句承上作一闔鎖介軒云前車可鑒



參軍當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林云根上賢臣來願陛下親

之信之。林云不特咨之以事而已信之故親之根上親賢臣來則漢室之隆可

計日而待也。林云可以起傾頽而為興隆根上先漢後漢來言賢臣而不言小人此親彼遠

自然之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

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

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

以驅馳後值傾覆。林云當陽長坂之敗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

於危難之間。林云按鑑曹操將東下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權則奉命於危難指此

無疑坊本作先主爾來二十有年矣先帝知臣謹

慎。林云二字是孔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林云人事討賊之事

此段追敘先帝親信之殊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

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林云

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

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林云東

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林云如

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

任也。林云身既出征不能在朝願陛下托臣以討賊

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

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林云上言三

漏之效此處補出責咎與上文陟罰臧否句呼應極靈且以已之討賊不效治罪為言方見是平明之治

楚材云伏後遺詔

又云攸之禕允處極有關應介軒云攸之句關鎖却無痕

楚材云二層引起下一層



介軒云借上兩層折出此句曲折纏綿

楚材云責重後主應知開張聖聽數語

介軒云聲淚盈盈

楚材評大意只重親賢遠佞而親賢尤為遠佞之本故如以開張聖聽起末以咨諫察納收

勤勤懇懇皆根極至誠之言自是至文介軒評親賢遠佞是通篇主意說到嘆息痛恨處千古

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諫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

詔林云遺詔即白帝城所勅之言諮諫察納應上開張聖德句○石德起以君德結見孔明此番不放心者只後主耳下文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

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林西仲評表為出師而作而出師語却只在末段點過前後惓惓惟以君德為詞按史稱後主初立政事無巨細咸決於孔明則其無能為也可知此番帥諸軍北駐漢中勢難在朝匡救除却薦人自代之外別無他法也

篇中三段提出先帝大旨以興復漢室必當追先帝之遺德欲追先帝遺德止在用賢納諫刑賞無私著賢臣用則小人自遠矣若自安於不逮雖有賢臣亦不肯為用也中段以賢臣小人並提或以為指黃皓按孔明出師在建興五年越十九年後將琬董允皆卒費禕以陳祗為侍中皓始

而下為之扼腕前後先帝凡十三見忠愛勤懇此心可貫金石循環諷詠不忍釋手

山陽云結構偉麗

變江云引用古言自在如此所謂使書如奴者

介軒云得間變江云冒提就下叙事求咏歌上看

謂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諫哉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昌黎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

以與之遊乎然○賓一句如有墨名而儒行者此是文暢

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

一楊子雲稱在門墻則麾之喻儒者在夷狄則進之喻墨者

吾取以為法焉得此兩言最占便宜浮屠文暢

喜文章文章引到慕聖人之道○喜文章正是儒行

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誦其



所志。金云先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

之請解其裝得所得敘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

能致多如是耶。金云先寫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

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金云貴夫文暢浮屠也

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金云原彼見吾

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汪云就文暢發宜其

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汪云曲說挽人

故樂聞其說而請之。金云再如吾徒者宜當告之

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

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

語之。汪云承文暢樂聞其說謁吾徒來不當又為浮

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此一段最高○金云再責吾徒責

將解裝所得累百餘篇盡推倒了然後自出議

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有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

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汪云此二帝三

臣父子之懿文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

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

氣平。汪云萬物得宜包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

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

變江云以上逐次

介軒云即原道中論却字字變化

山陽云致多如是耶結叙事起議論  
介軒云一篇大意  
山陽云夫文暢浮屠也一句擲地金聲  
介軒云詞意曲暢變江云這二句側重下句故下用也字不與用字字同  
山陽云聖道浮屠一順一逆項鉞回環直至今浮屠孰傳  
介軒云五句括盡天地萬物之理

山陽云數個所以字包含許大道理在中誰謂韓公學膚淺也  
介軒云再責吾徒

山陽云一篇流暢烹字鍊句

介軒云即原道中論却字字變化

變江云以上逐次



開示以下一掉撇  
介軒云冷語收轉  
山陽云今浮屠者  
如高峰墜石好頓  
挫

鑾江云安居與深  
居簡出殊暇食與  
俛啄仰顧殊  
介軒云打動得緊

山陽云就不知二  
字趨勢一變如風  
句針對聖人者立然後知云云

約江波奇快極矣  
介軒云二句說淨  
屠

又云到底只喜得  
文辭

介軒許昌黎最惡  
浮屠而送文暢又  
不得十分賤斥乃  
借喜文章三字得  
間而入發出許多  
聖人之道來可謂  
暢所欲言  
確士評將眾人投

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金云堂堂正正之言孰得

而更于犯之耶汪云應上異于夷狄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此

段義理最精亦切近人情即是原道中議論無一語

相似此韓文公之所以為奇特也金云問得辣喝

得倒說聖人處詳說浮屠處甚略以為不足說也汪云上文將不當讀告之以浮屠之說鈎住此又經

却浮屠方不冷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大獸深居而

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免焉金云又推感聖

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

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此一段尤切近

罪也金云怨其前汪云承寧可不知說

者惑也金云勵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金云防

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金云收告而不以實者不

信也此二節是儒者之過金云自收看他疊下

又翻出兩層意作收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

言是見得文公所以與文暢者只是取其能喜文章非取其道

儲同人評文暢喜文章公就眾人文章橫撇一語引

以下括原道一篇看他縮得恁少可悟文家伸縮之法

金聖嘆評昌黎一生關浮屠此又欲為浮屠作文字

最是不便措筆看他一起得力下便更不手犯



贈之文撇開引入聖人之道以下約原道之旨成文而語更遒鍊如原道篇古無聖人入之類滅久矣云云此約以弱之肉強之食六字尤使人驚心動目也未收束前文一絲不走

山陽云是一篇柳宗元本傳與公他碑誌自別而他碑誌終無出此右者以韓銘柳大地鉅觀宜乎其如此又云篇中諒柳心處明白如揭真千古知已有此一銘柳子可以瞑矣

楚材云叙其前人節概所以形于厚之附叔文是公微意介軒云詳其始進

山陽云文章是柳一生可傳者故先提出之然後及事業楚材云儻傑廉悍四字為柳文寫照山陽云諸公一句是柳禍根非昌黎誰能言之楚材云為諸公要

汪武曹評 後幅言非聖人之道有以為之而傳于後則民不能安居暇食優游生死而免于禍害此聖人之道所以不可不知而吾徒所以宜告之也。○上文言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此二帝三王之道之切于民者也。○至日月星辰江河鬼神云云則又人物之所以蕃而能致此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者也。○文暢徒見今日聖人之道之盛而不知其盛之所自由于聖人之為之而傳之故告之以聖人之道使之知其自

柳子厚墓誌銘

韓昌黎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林

首舉最顯者。○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

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

棄大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

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

當世名人。○子厚少

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

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子厚少已得名

儻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子厚

厲風發卒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

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子厚

出脫處子厚以重名為諸公要人所爭致是王叔文

輩欲倚子厚以為重子厚不能自脫非往彼求附也



人所爭致初非求附之也全為附王

浦云以薦進對黜廢此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

叔文一節出脫

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

林云即用

介軒云誌其被貶

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

林云坐

董甚婉曲

子厚一人故用二例字刺史得郿州

居閑益自刻苦

山陽云二例字見

以未至故不著州名○浦云初黜永

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

非柳一人之罪

山水間林云永州不及其政績正言其為文章伏末

介軒云兩番說文

就初黜勒到文章浦云元和申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

又云伏請代播一節

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林云借字得字俱為下段請

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為政耶

政績之地亦以見永州無可林云永州不言政績故

人順賴

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

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為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

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

其法於他州比歲免而歸者且千人

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

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政績止此○子厚一生奇在文章昌黎最推重亦在

又云三番說文事

文章且刺柳州時文章益多此處豈可遺却但不便

山陽云以上敘事

另提又嫌與永州一段無別故借其教人為文詞趨

業然後及交遊氣

筆寫于下法他州之後見其事事可法不特文詞而

概遂趨勢下議論

文詞之佳愈見○浦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

見柳所以終於貶

云就再黜仍勒文章

諱

此另提句史

介軒云緊接借出

遷多用此法

先發

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



介軒云見子厚交情之篤為平居一段反照

又云因事起論議全學伯夷屈原傳

又云今子長在當為首肯

又云淡而有旨

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徃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林云中丞斐度為禹錫請此段單

言其篤于友誼○浦云排出色難交情作抽叙文瀾風發對後無相知推挽者命意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膽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及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及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

山陽云非交遊中  
有此事則此一段  
啾啾成嚙蠟矣則  
有何感慨歎歎  
楚材云只數語總  
叙子厚生平且悲  
且惜  
山陽云見柳所以  
終於賤謫遂又趨  
勢打算其一生得  
失而歸到文章上  
為結如游龍  
楚材云就斥窮二  
字一轉極為子厚

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林云衡湘以南進上固親炙了厚者若此輩雖不知師子厚聞風亦宜知愧承前段言子厚事事可師不特感慨世人也○浦云加力發慨為贊子厚耶為罵世耶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林云二句是子厚實錄必不可諱處顧為無援手子厚者耶神照在意到筆不到處藉謂功業可立就林云此句是子厚本心即可廢退子厚黨附王伍王叔文得罪貶永州司馬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子厚終於柳州刺史林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林云深惜之○浦云所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林云就上意翻跌起下文然子厚斥



喜幸  
介軒云四番說文

山陽云三子厚字  
如連珠非此不得

楚材云又一轉語  
帶規諷意極含蓄

山陽云可少愧矣  
語冷而痛快必有

能辯之者語不  
而沈着知冷語不

了語則文章必過  
人一等

楚材云附書裴盧  
二人與前七窮見

節義一段對照  
不沒此二人與前

平居一段作收煞  
山陽云二人之事

非唯牽連及之  
映前禽獸的人故

結句云云讀之愈  
知前面真有其事

也  
又云史記合傳附

傳體

楚材評子厚不克  
持身處公亦不能

為之諱故措詞隱  
躍使人自領只就

文章一節斷其必  
下筆自有筆重

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

以致必傳於後世如今無疑也此三節議論有斷制

激昂光彩燦爛節高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

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林云深

浦云層累曲折轉藉黜廢歸幸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

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

年先人墓側林云叙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

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

葬也厚故并及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樂重

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

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

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

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林云二君確是難得

俱有對照書法用意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後

人

諸同人評昌黎墓誌第一亦古今墓誌第一以韓誌

林西仲評首尾將文詞極口嘉贊中段

叙友誼而子厚人品卓然可見至其進用

廢退處初言其名聲大振則與實錄所云

有當時名者相符故忙接一語曰諸公要

人爭欲令出我門下是叔文欲結子厚非

子厚求而得之可知也末言其勇於為人

不自貴重則與實錄所云僥倖欲速進者

相符故又忙接一語曰顧藉謂功業可立

元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契最深叙其一生文章第一次寫其政績交情亦極出色至被黜之故隱現筆端正不必曲為之諱古人之直道乃爾

山陽評柳本無罪罪在不自重昌黎拈出之以定天下後世之論而後之論者猶唯薄柳不已夫文人相唯古今通習與韓齊名唯柳而韓不沒其賢能殷勤如此而不同世之文人乃唯之何意所謂小人不欲成人之美也哉

就。是子厚之依叔文實欲用其材行其道。非為富貴苟就而不意其以奸而敗。又可。知也。雖曰出脫而子厚之心事子厚之。定案皆著筆端非千古第一知己哉。論子厚者可以兩言盡之曰文章震世曰輕躁被斥此誌激蕩低回都不出此兩意。無筆不伸。無筆不扣。

### 大唐中興頌序

元次山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

唐明太子即位於靈武蕭宗不受命於父而自立與篡位同明年皇帝

移軍鳳翔太子立則稱皇帝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天子退位

則稱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前代

帝王有德有功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今日無盛德有大業者見於歌頌

而見於歌頌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

### 書箕子廟碑陰

柳柳州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林云身賴以保二曰法授聖。

林云道賴以傳三曰化及民。金云一行先立論。○林云時賴以濟。○泛論起殷有仁

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

尤殷勤焉。金云一行出箕子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

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金云總起。○林云此時當知自處進死以

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金云閣過此委身以存祀。

誠仁矣。與亾吾國。故不忍。金云閣過此具是二道。有行之

者矣。金云看他方將正寫箕子又先入此一段。○林云各行其志不必從同是用

楚材云總提三柱立論

山陽云三柱文氣微覺晦負



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暮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

隕而不息金云寫箕子入微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

也金云應前一日林云大人之道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

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金云寫箕子入微

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金云應前二日林云大

道二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

殷祀俾夷為華金云寫箕子入微化及民也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

田蚕織作民犯禁八條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僻其田民飲食以籩豆為可貴此仁

賢之化也金云應前三日林云大人之道率是大道藜於厥躬金云寫箕子入微

天地變化我得其正金云寫箕子入微其大人歟金云應前

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

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此人事之或然

者也先生所以隱忍而不去意者有在於斯乎林云應上

文不為不忍二意而推其一時之用心蓋蒙難是箕

子意中事至授聖及民二者皆為奴時意想所不到

故又補此一段以見仁人無一念不為社稷宗廟計

也若有意待周則忘君苟免之徒耳何足取乎此處

極有斟酌唐某年作廟汲郡紂故都在今衛州歲時致祀林云點

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林云點出書碑陰蒙難以正

授聖以暮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林云總頌憲憲大人

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污林云頌其為大人為仁人明哲在

楚材云首段作枉以次分應似正意

却是容也下一段寫出箕子意中事

是作者大吉

山陽云於序以下波瀾別湧出未曾

有議論遂爾不朽

楚材云忽然別起波浪語極淋漓感

慨使人失聲長慟



躬不陋為奴。行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

踰。林云有德者原不分或囚或封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林云異於此微時詘

而伸。卒為世模。林云作洪範易象是列。文王為徒。林云與文王俱

列明夷卦。大明宣昭。崇祀式乎。林云頌廟祀古闕頌辭。繼在後

儒。林云自言作頌

謝疊山評。此等文章。天地間有數。不可多見。惟杜牧

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豪俊。卷上重來未可知。

金聖嘆評。一篇文字。真如天外三峯卓然峭峙於岸以下。忽然換筆。一往更有深情。

林西仲評。欲撰此等文。又拋不下。作洪範封朝鮮二

為客。先把他正蒙難安頓。看他提出大人來。民二道。立個冒頭。隨點出仁人來。為主。因

撇開比下。併命微子。存祀二道。認他脚蹤。然後把他畢生事業。段段分應。大人之道。說。即從其不為微子。比于處。推出他當日用心。全在殷將亡未亡時。希冀萬一則仁人之苦衷。畢現其布置。甚費斡旋。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金云總出先生光武相尚以道。金云總贊

字總贊。下遂對及覆分贊。○林云此段其平素如此。道字包下文節字禮字在內。○四字為一篇之綱。

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林云時字指應連而興言。玩下文符

聖人之清句。又似用孔子臣妾億兆。好句。天下孰加

之時了。終不如下文妥確。馬。惟先生以節高之。金云贊先生下半

武以道者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林云此是伯夷

楚材云從光武側到先生。履軒云上言以節高之。是天下無加之人而能加之也。



下言以禮下之是

為下文貪夫廉

泥塗軒冕

句天下孰加焉金云贊先

能下之也此不成

實惟光武以禮下之

金云贊光武下半句至林云

失其事元不耦而

目只是嚴先生雖

對股起頭既而二字緊接以節高之句便知在盡之

自覺其齟齬也

上九眾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

金云贊光武對講意實一片

楚材云引經證先生

証先生引經

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

又云引經證光武

得民也光武以之

金云引經証光武林云兩引易

履軒云日月之上

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下

金云再贊先生光武之量包乎

天地之外何獎揚

天地之外金云再贊光武

林云上形其高下微先

隱者不屈於萬乘

生不能成光武之人

金云互贊先生微光武豈能遂先生

非大暴虐之至不

之高哉

金云互贊光武先生林云言相尚處正所

必動威刑也

而使貪夫廉懦夫立

大有功於名教也

楚材云只用而使

獨歸到先生一句結住

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

先生見當立祠意

而奠焉乃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

林云記作祠

又云以歌結有餘

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

先生之風山高水

長

金云祠堂記後應有歌

即如迎神送神典例也

却將光武兩兩相

謝疊山評

字少意多文簡理詳

形竟作一篇對偶

金聖嘆評

有咏嘆有交互此今日制義之所自出也

文字至末乃歸到

林西仲評

文正此記首言其相尚繼言其相成末言

以歌作結能使通

其有功名教總以道

字作線持論不刊千

篇生動不失之校

古傑

作



履軒評子陵祠堂記是耦對時文元不當入選後儒何稱舉之甚指光武為聖人無替指子陵為聖人尤無謂

### 跋紹興辛巳親征詔草

辛稼軒

使此詔見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耻。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伐功。今此詔與此虜猶俱存也。悲夫。

### 袁州學記

李太白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金云起筆意思便欲擬李斯秦石刻

○林云追記前此制詔得立言之體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

祇順德意。○林云屈盡也。○哲者有假官僭師苟具

文書。○金云比比是也。○林云官所以治師所以奉制詔上聞或連數城。誦絃聲倡而不和。教尼

而已。○愚者

不行。○金云一段先記祖君本來以前。○林云已上記前官奉行不力以起下故不單斥言衣

州得回。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

諸生知學官闕狀。○金云敘事古甚。○林云闕廢壞也大懼人才放

失。○林云寫得濶大。○林法儒效闕疎。無以稱上意。○金云提出人才儒效伏

下禮樂忠。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法字議以克合

金云先書祖君次書陳君。○林云點出立學一人姓名相舊夫子廟。陔隘不足

改爲。○金云輕過乃營治之。東。○林云點出厥土燥剛厥位面

陽。厥林孔良。○金云詳記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金云詳記

○林云點出廟地制作之佳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

手僭作。○林云點出學宮次第就理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

介軒云說得極有關係。又云稱上四字緊顧首句。楚材云記地之吉與材之美。



介軒云一句提過有筆力

金云詳記○林云點出興告成之期○已上記立學始末

金某且有日盱江李

觀論于眾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作學記不說虞夏商

周自是欠事今只以一句道破筆力高古秦以山西廢六國欲帝萬世劉

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

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金云引古廢學之禍孝武乘

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

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王者聞命而釋兵

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

此一句結有筆力○金云引古興學之效○林云已上引秦漢事作証今代遭聖神金

句寬○林云爾表得賢君句法○金云句切俾爾出

席序踐古人之迹金云建學也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

民金云此句人及一不幸猶當仗人節為臣死忠為子死

孝此等文章關係世教萬世不磨滅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金云此句人所

不及是惟朝家教學之意金云一句收○林云收入

以治亂分提語意重在仗節一邊與上文秦漢對針諸生皆有出身加民之責故告以此若其弄

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

之憂金云又反收言之慨然○林云非教士本意

謝疊山評本朝大儒作學記多矣三百年來人獨喜誦袁州學記非曰筆端有氣力有光燄超

然不羣其立論高遠宏大不離乎人心天理宜乎讀者樂而忘倦也葉水心云為文

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可與知者道李文

楚材云教之於無事之先

介軒云暢所欲言絕無忌諱

楚材云報之於有事之日

又云應前稱上意

介軒云反結矯健

介軒評鋪敘處簡而不漏結束亦極有力入後說到死忠死孝尤能言人所不敢言此大有關於世教之文



金聖嘆評

學記多，自來無過。此篇者，因其初動筆，便欲學秦石刻，遂使通篇俱古勁簡峭，不復

認其為宋人筆墨

林西仲評

筆力矯矯，落句如鍊，絕無宋人萎茶之習。惟是作學記，苦離不得先王教化套頭，若把司徒典樂降衷綏猷等語填入，徒增腐爛頭巾窠臼，令見者嘔噁耳。此却把四代之學，輕輕提過，便倒入秦漢得失發議，以撇開筆法作敘入文字，不脫不粘，真化俗為雅妙手，未歸本忠孝大節，是聖賢垂訓真諦，儒生自勵實著國家養士正旨，令虛談性命輩無處生活，且以天下治亂分提，不顧時忌，用交語作結，詘然而止，但開人不敢開之口，其膽其識，高踞絕頂。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文叔

洛陽

金云：先寫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殺暍之阻，當秦隴之襟

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

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

天下治亂之候也。金云：忽落大筆。○林云：方唐貞觀

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

邸。金云：次寫名園。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

車蹂躪，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為灰

燼，與唐共滅而俱亾。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囿之興

廢，洛陽盛衰之候也。金云：再落大筆。○林云：且天下

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

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有此文章，方可

又云：治亂徵驗，確

又云：次貼八圍風，妙在方唐二字，其興其廢，只寫前車

又云：盛衰徵驗，確

楚材云：將候字倒用，甚生活。二田云：複筆驚動，跌出作記深意。



二田云至尾會時局

又云落句醒世香之耳

二田評洛陽於唐為東都於宋為西京冠蓋之所會流風之所漸諸公滾滾友是不思大率然矣前塵後影有心人語先見如著

傳不然虛辭浮語雖工何可傳哉○金云忽將上二大筆一總便寫出記來○林云此段總上二段言洛陽名園不鳴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手一已之私自

為之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手唐之末路是已○金云感歎欷歔以收之○林云以監戒意作結妙在忘天下之治忽句與首段天下治亂句相應融成一片篇法完密

謝疊山評 名園特遊觀之末今張大其事恢廣其意謂園囿之興廢乃洛陽盛衰之候洛陽之盛衰乃天下治亂之候是至小之物關繫至大有學有識方能為此文

金聖嘆評 么麼小題發出如許大論大儒眼中固無細事大儒胸中固無小計大儒手中固無瑣筆定當如此

林西仲評 此既作名園記之後又自叙所以作記之意先輩評其小題大做不必復贅但說得

如許渾成見得此記之作大有關係未幾出感慨正旨止用唐之末路四字一結便任不言垂戒而垂戒之意自在言外筆法高絕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林云謫字便留下

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金云最要先書此句○林云先敘其政事是作

記正 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

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金云敘事畢下斗然放予觀

夫巴陵勝狀在洞庭湖起○林云好筆段先以一筆提

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林云狀湖朝暉

夕陰氣象萬千金云畢寫○林云自朝而夕自暉而陰其氣象改換不同此言其景之常

介軒云謫字一篇之眼楚材云提句最不可少

又云先總點一句

又云四字包許多景致



楚材云只用虛筆輕輕提過

又云覽物之情一句起下二段文字

履軒云全是賦體矣不一可以為法真是歐蘇未興時之宋文

介軒云點破子京心事

楚材云一段寫遷客騷人之悲是覽

物之情而憂者

介軒云日之景

又云夕之景

楚材云一段寫遷客騷人之喜是覽物之情而樂者介軒云此為遊覽而作却推出如許大道理只緣公自寫其志耳

也下文景之變景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

備矣詩賦言洞庭勝槩已盡前人詩賦中不便重述

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金云不知是過接是

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林云是朝暉夕陰變景

商族不行櫓傾楫摧林云是朝暉夕陰變景

薄暮冥冥虎嘯猿啼林云異類聲喧

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金云一段寫眾人悲

不驚上下天光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遊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林云是朝暉佳景

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林云是夕陰佳景

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念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金云一段寫眾人喜

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金云上二段寫眾人悲喜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

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

其民

處江湖之遠則憂

其民

處江湖之遠則憂

其民

處江湖之遠則憂

其民

處江湖之遠則憂



介軒云跌出所以多憂之故

其君林云念離君左右不能盡匡救之力江湖是進

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金云從悲喜引出憂

地相去無算如此浦云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

林云未後天下之樂而樂歟浦云天下巴歸結噫微斯人

吾誰與歸金云獨立樓頭舉目慨然

金聖嘆評中間悲喜大段只是借來翻出後文憂

浦二田評先憂後樂兩言先生生平所持誦也緣

文章軌範卷之六

文章軌範卷之七

疊山先生謝枋得編次後學安藤秉纂評

○小心文

韓文公蘇東坡二公之文皆自莊子覺悟此集可與莊子並驅爭先

祭田橫墓文

韓昌黎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浦云即河陽省墓時道出田橫墓

下感橫義高能得士林云結穴在此句浦云義高

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

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浦云衡口非今世之所

稀孰為使余歔歔而不可禁林云以感字虛翻起

文章軌範卷之七

卷之七

韓文

楚材評岳陽樓大觀已被前人寫盡先生更不贅述止將登樓者覽物之情寫出悲喜二意只是翻出後文憂樂一段正論以聖賢憂國憂民心地發而為文章非先生其孰能之

介軒云五字括盡豐山云一句總提介軒云起得高涼便伏寓意豐山云疏上句何心

岳陽樓記

九



豐山云二段以悠  
優不迫之意寫無  
限感慨之意

又云三段抑故語  
勢頗急

介軒云收得有力  
豐山云天命有千  
鈞之力○抑中已  
欲揚

又云申上天命之  
句

介軒云以其義高  
能得士  
豐山云四段語勢  
緩所以感慨

憤 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

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林云承今世所稀也故當秦

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

脫夫子於劍鏃汪云翻出新論有波瀾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

之有常汪云急收轉○林云橫所得士不但不能為

命不可力爭耳○浦云轉責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

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林云但有

高義足矣不當以成敗論○浦云自古死者非一夫

子至今有耿光踞陳辭而薦酒魂髮鬚而來享林云

取酒為文二句○  
浦云四句樂合

儲同人評三上字相書後東歸作此

金聖嘆評以沉鬱之氣發悲涼之音逐二句

林西仲評以千百年前喪敗武夫之荒塚何關於人

試宏科不售三上宰相書不報既歸河陽

又如東都一副英雄失路托足無門淚眼

無處揮灑耳玩今世之所稀句自見中

以為橫能得士而上不能免橫於死歸之

天命見得有橫之高義便足昭耀千古即

千古而下皆樂為之效命不得較論成敗

之迹也寓  
意最深

浦二田評祭文工祝讀之古皆四言韻語至昌黎以

後諸家有為長短雜言者亦必以韻自明

代疎于考古為散行無韻之言失

其本久矣體製攸關不可不辭也

上梅直講書名堯臣

蘇東坡

大蘇文

豐山評抑揚頓挫  
俯仰有態



上梅直講

楚材云辟頭歎周公起奇絕

山陽云悲周公之不遇者周公以後

千餘年間唯東坡一人其才之美恐

亦不愧姬旦流亞

○孔子是主周公是客却以客先提

然後及主後面主客錯綜愈出愈妙

是蘇家秘法宜手歐九讀之爽然自

失也

又云天字發語先發周公不遇以而

字忽歸入孔子敏心敏腕

又云樂富貴樂貧賤以一而字聯合

兩句對待變化此法自戰國策來蘇

家每用

楚材云雙救周公孔子暗以孔子比

歐梅以其徒自比意最高而自處亦

高

又云歐梅之樂只虛寫妙

又云欲寫其得見先寫其不得見文

勢開拓

山陽云入實事如與冒論不相干涉

讀者亦為之擔憂讀至一朝為知己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爽常切悲周

公之不遇金云無因無由忽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

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答問

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又何為至此

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

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

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

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金云空

縱臆而談劣周公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

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金云真是妙而夫子

所與其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

金云妙論使我慨然○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

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

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金云聞有

第一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

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

之文求什斗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

師逾年未嘗窺其門金云讀其文未及其門是今年

春天下之士群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

軾不自意獲在第二金云獲受二公取既而聞之人

中第二段是第三段

大蘇文



忽覺叙實句皆活動

楚材云不為世俗之文應上脫去世俗之樂正見知己處

又云以上叙歐梅之識按自己之遭遇極為淋漓酣暢

又云占地步多少

又云此是東坡說出自己之真樂乃一篇之關鍵又云引成語四句收住

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

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金云十是以在此金云此四字總上二

公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向之十餘

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金云人傳實以文字見知

是第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

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

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

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

歲金云先生生篇文字只此數行是正文已前皆自叙也

數行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而不

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

也軾願與聞焉金云讚梅公亦只是樂字又寫得甚輕脫

儲同人評先將聖賢師友相樂立案因說已遇知梅公之樂且欲聞梅公之所以樂乎斯道者

最占地步最有文情

金聖嘆評文態如天際白雲飄然從風自成卷舒人固不知其胡為而然雲亦不自知其所以然

三槐堂銘

學史記

蘇東坡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

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金云一八手便作如許搖動出出姿態吾

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

山陽云擬入一層問梅公之樂文氣豐厚是養局法也

楚材評細看此文是何等氣象何等采色其議論真足破千古來俗腸絕妙

楚材云八手便作疑記文勢曲折

又云引証



楚材云判斷極得

又云即物以驗之

又云不必得其已報而後定

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息惡者以肆。金云看先生作此言是何等心地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金云獨承定此句吾以所見所聞考之。其可必也審矣。金云獨承定此句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金云指晉國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金云指魏國也。看來先虛起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王佑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

直道不容於時。金云此三句極力表晉國蓋聞管手植三槐於庭

曰。吾之子孫必有為三公者。金云三槐之名始此已而其子魏

國文正公旦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創庭清

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金云此四句極力表魏國必

為三公之言。果驗也。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

得有否。金云忽然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

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

果可必也。金云忽然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

敏公。素○金云看他寫世德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

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金云此三句極力表懿敏公

武曹云就此必字生出天可必議論楚材云既定之天

又云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又云跌宕

又云前言其可必也審矣此言天之果可必也正是決詞照應天可必乎之說轉盼有情



楚材云請李栖筠作陪

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金云唱歎不盡筆底

津津然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金云不是蛇足李栖筠亦不是驥附

正是請出一相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金云且而栖

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且說

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金云請李栖筠乃只為此句也夫忠恕仁

厚後世固必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金云再為三公也

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金云看他又添出一世好德而文以世

其家金云此二句是極力表鞏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

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

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郵厥德庶幾僥倖不

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廩

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謝疊山評文字下手處最嫌直突此篇先以疑辭說起後以正意決之方見文勢曲折之妙

儲同人評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定則可必詩已言之非特申包胥也

金聖嘆評此等題最難是脫俗今先生世世皆與極力表章稱歎却無一句一字不脫俗我嘗

細細察之祇為其起手時寫得天可必大不可必二端便更無有俗氣得到其筆尖也

楚材云銘意言種槐即是種德又評起手以可必不可必兩設疑局作詰問體次乃說出有未定之天歷世數來乃見人事既盡然後可以取必於天心此長公作銘微意王氏勲業與槐俱萌實與此文而俱承

又云收結勁健

武曹云銘就槐洗發將槐與德業串

又云又照植槐

楚材云銘意言種槐即是種德

又評起手以可必不可必兩設疑局作詰問體次乃說出有未定之天歷世數來乃見人事既盡然後可以取必於天心此長公作銘微意王氏勲業與槐俱萌實與此文而俱承

表忠觀碑學史記

蘇東坡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



杭州軍事臣朴言

林云叙趙朴疏請○浦云故吳

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

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穢不治父老

過之有流涕者

林云先撰出疏請之事作案流涕句

云云據錢氏墳廟直揭題因

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

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

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

東西之地林云分叙錢氏初起者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

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林云分叙錢氏三世第三王而

仁佐之弟忠毅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

師其後卒以國入觀

林云分叙錢氏三世第四王

上用兵五次歸誠

叙事處僅百餘字耳而三世四

等筆力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

清出却成一片文字何

傑蜂起林云非守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

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

林云

國相而吳越地方千里

林云地帶甲十萬林云兵鑄

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

林云財然終不失

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

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

民甚厚

林云此段言錢氏當五代之世不肯自帝

山陽云先言蕪穢不治之不可所以不可於下面見之然於叙事中見之妙

又云以上叙錢氏始末簡括六一先生吳越世家不

數行文字括盡了百十有餘出一頭之奇  
武曹云揭出入觀句作王蓋下文雖功德並舉而尤重在功上乃所謂忠也銘中亦只就功說其忠

又云二句包宋在內是說其忠處確士云父老所以流涕  
山陽云甚厚甚大二段總共敘事見其所以厚大末唯



各以一句着議論

其歷世於民有德對前父老流涕以僭亂賊民者形起

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

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

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

醜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林云亦舉他國相形獨吳越

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

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林云此段言錢氏當宋興之時不肯自守其國以歸

命真主故為功之大浦云一段表其請吏歸命之功對後賜名表忠以負固勞師者形起昔竇

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其父祖墳塋祠以

人牢林云引古例為此今錢氏功德始過於融而未及百年

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

之義也林云勸獎指功言慰答指德言總束有力浦云功德字雙頌臣願以龍山

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

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林云處置在錢塘之墳廟即付其孫無待稽察

○浦云叙墳廟置守正文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

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

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縣

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林云處置在臨安之墳廟付與縣僧本非錢氏子孫不得

租不察其地租之出入庶幾永終不墮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

抃昧死以聞林云趙抃疏詞畢制曰可其妙因院

改賜名表忠觀林云既可其奏又賜以觀銘曰

明目的議論今開

甚非所以勸獎忠

臣云云仍前以一

句着議論

又云以下處置未

亦曰以稱朝廷待

錢氏之意准一句

議論

又云是碑表忠觀

也然而一篇唯把

趙清獻疏是觀所

以建總結三字曰

制曰可則見觀之

建建於天子之手



臣可等已微遠表  
忠意而不露至末  
尾點出之大佳  
又云序文雄麗渾  
雅銘亦絢爛奪目  
如大海龍宮珠璣  
全銀不測蘊底西  
漢以下不見儔匹  
如昌黎諸碑猶見  
刻削痕似輪此豐  
厚渾老

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林云山川鍾靈

篤生異人。絕類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林云得人之感

浦云領局八句地與人雙舉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浦云射潮補序

內所無江海為東。林云兵威之威殺宏誅昌。奄有吳越。

金券王冊。虎符龍節。林云唐昭宗賜錢券後唐莊宗賜王冊位號之尊

四句誌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巒。

林云土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王帶毬馬。

林云梁太祖所賜四十一年。寅畏小

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林云貢賦五朝昏亂。罔堪託

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林云不以國屬五代既

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林云闕

宋乃其孫之事言先王之志者所以天胙忠孝。世

有餘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林云以天之昌其後

朝澤綿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

昆。林云點出龍山之陽。巋焉斯宮。匪私于錢。惟以

勸忠。林云叙立觀本意○浦云八句非忠無君。非

孝無親。心百有位。視此刻文。林云四語是勸忠之

世道人心也○浦

儲同人評。無論章法即句調雅健斷非班馬以下所

能及神宗欲修國史曾南豐進太祖序不

當意量移先

生豈非具眼

太蘇文

山陽評此篇在蘇文中別是種出色不普議論純用叙事脫盡宋人氣

武曹云極力發揮其忠而先王之志二句并見其孝



林西仲評

通篇以功德二字作眼，有功德者列入祀典，所從來舊矣。吳越王錢氏墳廡，宋初有治之者，此特因蕪廢請復，不是叙舉。茲篇止叙趙公全疏，先提出蕪廢，再敘事實，分

斷功德，然後區畫久遠之策，布置詳明。銘詞以忠孝二字作結，尤見關係。

浦二田評

長公碑版論議，此最嚴重有體，其叙祇括趙疏，唯以銘詩贊之，銘故加詳，更復調適。

送孟東野序

名郊

韓昌黎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金云：突然發筆，以為一篇頭。

潦不顧世人。浦云：單句突兀，不平。草木之無聲，風對東野拈出，只揭鳴字，尚是偏提。

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云：水段獨加三句，金石之

無聲，或擊之鳴。浦云：由物遊人，只就鳴字。人之於言也亦然。金云：突然收到人，又

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金云：突

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說天時。擇其善鳴者

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浦云：再

起此層，深鳴字上，添出善字，樂與第。其於人也亦然。金

時之鳴，聲情異他物，為文辭領脈。其於人也亦然。金

突然又收到人，始真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

收到人矣。下又放開。

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

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

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

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

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

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

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

習明王李諸人開口，輒稱史公史公，有此等文字否。又評荆公與文忠，畢生仇隙，而評此文一語，乃千古知已。奇哉。文章如惜金美玉，市有定價，不可私低昂也。

履軒云：通篇帶戲謔，讀者所當先識。楚材云：起句是一篇大旨。

變江云：欲說人先從物說起，但此段先說自鳴自言，以為下段假之鳴之地。

山陽云：此篇贈友，人以萬物類類，而

至其正意，或不提定。余謂韓公本首在結處，命於天一句，故起手開闢叙起，以為物有不平必鳴，雖樂亦起於中，鬱乃擇物之善鳴者而假之鳴。至於天亦然，天有不平，則擇善鳴者假之鳴於鳥雷蟲風，皆然，而其於人也亦然。此句一篇眼目，人或深加意，是以本意所在終隔靴搔痒矣。此句其字是指天亦字，對鳥雷蟲風說，下面尤擇善鳴者而



假之鳴是收上生  
下筋節處可見古

今來文人皆為天  
所假自假於詔與

下文思愁心腸自  
鳴其不幸之自字

一般字法蓋命於  
天而鳴非自鳴也

故於其自鳴處鄭  
重下此自字焉爾

天醜其德天將以  
天子為木鐸皆其

鍼線處直到天將  
和其聲懸于天命

於天然後露出正  
意通篇作如是觀

乃渙然水釋矣  
變江云以上排法

錯綜奇怪到此二  
條纔正整然後條

又省者也二字陡  
入下文

又云始復歸起頭  
文字作首尾

介軒云奇變宕逸  
確士云公詩云齊

梁及陳隋象作等  
蟬噪真大眼界

楚材云將入題又  
頃此一段先寫出

感慨之文  
變江云看來將天

二句故意作這搖  
曳然後入題

楚材云從許多物  
許多人奇奇怪怪

又其精者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云文辭提

入○浦云此方跌落文辭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

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詔以

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

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浦云以六經聖周之衰

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天子為木

鐸其弗信矣乎浦云歸到其木也莊周以其荒唐之

辭鳴於楚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

荀卿以道鳴者也以荀卿與孟子非其倫臧孫辰何

謂之以道鳴此文公學問偏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

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

秦之屬皆以其術鳴浦云以百家文秦之興李斯鳴

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浦云又

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未嘗絕也就其善者

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滛以哀其志弛以肆

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上四句一樣五字若第五將

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為乎其不鳴其善鳴者也浦

舉魏晉下作一抑唐之有天下金云唐提已陳子昂

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此

浦云入唐先舉善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孟東



繁繁雜雜說來無非要顯出孟郊以詩鳴文之變幻至此

又云又添二人於後妙絕

變江云三子二句與不及於古者又

山陽云起處不平云云是虛引讀者

誤之以為一篇主意故生雲霧韓公

本意不在此故結處不復拈出不平

二字此不幸云云與不平自別矣

山陽詩履軒先輩論此文為龍頭蛇

尾東野承不起當

改題曰送退之序

改孟郊一句曰韓

愈退之始以其文

鳴前進學解中數

句補填之亦一善

語也然三子者云

云其中隱然有一

昌黎翁在本非端

為東野作也讀者

當於言外得之

鑿江評讀此篇者

孰不著眼多少鳴

字咋呼於排叙之

變化奇譎然能知其實有字路承接而不放鬆者幾希矣要之不免黃驢相馬之識

野一篇之主。妙在縱橫汗漫賓主不辯。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辭

而及於古其他浸淫手漢氏矣。浦云就東野總括前代作正尚從吾

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金云前六人後三子者之

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

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

三子者之命則懸於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

奚以悲。此二句占地步。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

不釋然者。浦云單東野身上只兩句此文章之妙。浦云解字對不平下

謝疊山評此篇凡六百二十餘字鳴字三十九讀有

頓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峰疊嶂如驚濤怒浪無一句怠慢無一字塵埃愈

讀愈可憎其靈

儲同人評直是論說古今詩文寫得如許靈變通篇

數十鳴字如迴風舞雪後人仿之輒織俗

金聖嘆評拉雜散漫不作起不作落不作主不作實

於天更不能以逐鱗逐瓦觀之

浦二田評東野官下僚韓子標表其詩辭直躋之古

作者以此導其先路不為質語游揚正是

絕色游揚也以鳴字作骨以一善字作

低昂其手法變化在鳴字其線索抽牽却

在善

前赤壁賦

蘇東坡

大蘇文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

金云此如賦序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賦通篇只說風月舉酒

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浦云前賦起即點題

似序排出風水酒月等聽用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

之間賦月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

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

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余嘗中秋夜泛舟大

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

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秋水清見

中謂之空明月光與波俱動謂之流光搗漿曰擊逆

水而上曰泝金云美人君恩此先生眷眷不絕朝

廷之心也若言與末段意思不類者須知末段正即

會點暮春一副心期自來真正經綸大手未有不從

此處流出者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

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

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金云忽然賦洞簫為生起

行文處矣○浦云歌吹應和翻樂為悲蹴起波瀾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

非曹孟德之詩乎昔所讀詩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

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此

客之言曹操詩見文選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方其破

文章軌範纂評

卷之七

大蘇文

三

楚材云風月是一篇張本

介軒云八字形容盡秋夜光景

楚材云一路都寫樂景

又云點出樂字

楚材云忽因吹洞簫發出一段悲歌感慨起下愀然意介軒云因樂而生悲

楚材云生出後半篇文字

介軒云借曹操發議論



荆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醜酒

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言曹公之為曹公也

而今安在哉有感慨○金云一段借

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

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

渺滄海之一粟金云無有曹公舳舻哀吾生之須臾

羨長江之無窮金云承上挾飛仙有感以遨遊挹明

月而長終金云遐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終無奈何也傷心哉已上擬客發議以抒下層引針蘇子

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浦云頂水逝者如斯金云客

而未嘗往也說水○金云盈虛者如彼金云客而卒

莫消長也說月○金云客所未知○浦云蓋將自其

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金云客自其不

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此全

學莊子情思○金云客所未知也已上先破客之傷

心○浦云變不變指點舒促無定破除一粟須臾之傷

見耳有斤為說輪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

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賦亦壁直賦一生矣惟江上

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

色金云深思此二句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

豈復止是風月哉

又云極寫所以悲之故

武曹云魏武之雄尚易盡如此

介軒云句句臨前反照

武曹云一葉對舳舻千里一粟對一世之雄須臾對而今安在

履軒云飛仙謂月也明月謂珠也以譬於才

三村崑山云安上百年眼盈虛者如代吾與子之所共食食如食邑之食猶言享也東坡手寫本乃然坊本代誤作彼食誤作適又洗蓋更酌更字作平聲讀亦見東坡手蹟

武曹云與說魏武處亦相關合

楚材云應前風月



介軒云與况吾與子句照應由悲而喜

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金云深思此是何等境界先生所到

如此又何人間世之足云。○妙在說來又只是淺淺不墮宋人五里霧中。○客曰况吾與子此曰而吾與

子一酬一對之間差却境界多少。○浦云客喜而笑現前受用皆作如是觀。○兩段悲樂兩收

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金云結出大自在。○浦云一路差非是浪筆。

謝疊山評此賦學莊騷文法無一句與莊騷相似非超然之才絕倫之識不能為也。蕭洒神奇出塵絕俗如乘雲御風而立乎九霄之上俯視六合何物茫茫非惟不掛之齒牙亦不足入其靈臺丹府也。

儲同人評出入仙佛一變矣。

楚材評欲寫受用現前無邊風月却借吹洞簫者發出一段悲感然後痛陳其胸前一空空關了悟風月不死先生不也。

亭記從樂生感慨此篇亦從樂境生出悲來却又轉到樂上是勘進一步法通篇以風月為呼應結穴到變不變四語文情飄忽無端筆筆有仙氣

金聖嘆評遊赤壁受用現今無邊風月乃是此老生本領却因不平寫不出來故特借洞簫嗚咽忽然從曹公發議然後接口一句喝倒痛陳其胸前一空空關了悟妙甚

浦二田評賦皆志遊也記序之體出以韻語故口賦焉其託物也不黏其感興也不脫純乎化機。○潘稼堂赤壁詩亦知孫曹爭戰處遠在浮渚非齊安聊借英雄發感慨移山走海騁筆端曉事人語也。

後赤壁賦 蘇東坡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臬。

必定遊赤壁。○浦云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

改境不關赤壁遊。

約某客。霜露既降木葉盡脫。

人影在地。

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

賦望。歸客亦偶從。

賦望。歸客亦偶從。

賦望。歸客亦偶從。



楚材云仍用風月二字乃長公一生襟懷

介軒云自是解人

楚材云敘出復遊之端最有頭緒

介軒云曲盡冬月夜景  
楚材云狀景寫情字字若畫

已而歎曰金云已而妙何必定爾何必定不爾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

白風清如此良夜何金云一片光明空濶客曰今者

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金云此魚須知出於

無盡藏中如不悟便為負此二賦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

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金云此酒又出無盡藏中

若無後賦前賦不明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

之下金云赤壁亦在無盡藏中故得復遊也江流有

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浦云切地寫時曾日月之

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金云賦赤壁人間世大抵如此矣浦云帶前撤前

筆作繳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

攀栖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金

賦自先生於人間世大抵如此浦云此正劃然長

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金云人間世此予亦

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金云先生亦不能不知難

而退也浦云凜手句是領下筆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

休焉金云賦人人大自在處浦云遊事已了時夜

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

縞衣曼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金云明明是鶴賦鶴

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跹過臨臯之

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

又云上六句又添此蓋一句寫盡崎嶇險仄

又云寫出蕭瑟景况介軒云為歸舟地

又云寓任天而動意

楚材云空中著想

履軒云須臾客去上下當有下舟歸家之事蓋偶然漏脫耳雖賦中累事而是一捲竟不免



其為累  
楚材云借鶴與道士寄寫曠達胸次介軒云真境以幻收之

金云明明是道士。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

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金云然

化鶴耶。鶴化道士耶。鶴與道士。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無盡藏也。浦云鶴耶。道士取坡翁取何彼

金云豈惟無鶴無道士。并無魚并無客并無赤壁。只

有一片光明空濶。浦云鶴耶。道士取坡翁取何彼

何是。還歸無。是仙乎。仙乎。

儲同人評。前賦設為問答。此賦不過寫景叙事。而寄

金聖嘆評。前賦是特地發明胸前一。段真實了悟。後

浦二田評。後賦并刷盡文章色相矣。來不相期。遊仍

六王畢四海。蜀山兀阿房出。金云起筆四句每句

天日。金云。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

流入宮牆。金云承上一大總再縱橫四面。五步一樓

十步一閣。廊腰縵回。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

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其幾千萬落。金云

多如此。看其腰字。牙字。心字。角字。及縵

雲。金云。何龍。金云。言疑。橋為龍。然龍

何虹。金云。又言疑。閣為虹。然虹

高低冥迷。金云

無軒軒者是。不知前賦。又不知後賦矣。

阿房宮賦

杜牧之

介軒云。基址之廣

又云。形制之巧

履軒云。落屯聚之義。指樓閣之數之辭。

楚材云。此段寫橋梁道路之遠。



介軒云歌舞之盛

高不知西東金云不知西東句法變化歌臺煖響春光融融金云歌響

如春也則煖立地舞殿冷袖風雨淒淒金云舞止則冷一日

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金云又承上極寫言非

煖煖一宮冷也只就一日一宮其頃刻變候如此已上寫宮殿妃嬪媵嬙王子皇孫

辭樓金云辭六王之樓下殿金云下六王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

為秦宮人金云已下寫美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金云疑其星言鏡之

多綠雲擾擾梳曉鬟也金云疑其雲言鬟之多渭流漲膩棄胎

水也金云言脂之多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金云言香之多雷霆乍驚

宮車過也輶輶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金云言車之多此上增一

句作參差凡整齊一肌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

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金云寫美人之多如

寫美人已下寫珍奇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金云

橫寫六國珍奇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金云豎寫六國珍奇

旦有不能輸來其間金云此非嗟嘆六國只是寫秦之多耳鼎鑪玉石

金塊珠礫棄擲邈迤金云言鼎如鐘玉如石金如塊珠如礫即用厯涼冬殺金寒玦

離法也棄擲言其多不能盡度閑于秦人視之亦不

甚惜金云言不惟秦皇惟秦民亦侈甚也已上寫珍奇嗟夫一人之心千萬

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鑄銖

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

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

東涯云其人之人字當作八

介軒云阿房宮之紛奢富麗描寫已盡此下生出感慨

楚材云人情不甚相遠

介軒云此于感慨中補賦以一使字貫下



介軒云出落阿房究竟

又云迴映起句楚材云痛惜六國

又云痛惜秦

履軒云結句後人字甚覺重沓復哀後人也當作復哀之也恐可履軒評是篇極筆模寫皆揣摩空論

改題曰成陽宮賦則可

楚材云起得奇崛山陽云起手古雅似山海經楚材云兩或曰跌宕起盤字義雖似閒情只呼出隱者一句為主介軒云突然入又云接得奇楚材云我知句是提綱管到我則行之山陽云看他句法奇零處

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金云總極寫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金云寫秦止此戍卒叫

陳勝函谷舉金云漢高楚人一炬金云項羽可憐焦土金云一篇何等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

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

鑑之亦使後人復哀後人也金云言盡而意無窮

金聖嘆評窮奇極麗至矣盡矣却是一篇最清出文字文章至此心枯血竭矣遂字細細讀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昌黎

太行之陽有盤谷浦云篇首與篇尾歌詞配從盤谷著筆盤谷之間泉

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金云下筆先寫盤谷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金云忽講盤字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

阻隱者之所盤旋浦云隱者盤旋句提友人李愿居之金云只六字句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

矣金云先總提大丈夫下分二段浦云愿言利澤加人之稱三字便將得時之大丈夫放低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

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



介軒云曲盡

楚材云叙近侍

介軒云尤曲盡

又云曲一筆有致

楚材云著此句逗

起下段

武曹云就盤谷說

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浦云此段化用文章開法。是正面前托筆。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浦云特加諂媚一層。寫作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金云極寫世上有此一輩大。丈夫結以不可幸矣。浦云不作貶詞。而托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

前一段靡麗近似

江左然故意參差

其句法嫌其似也

楚材云結出本意

與上不可幸致句

緊照

介軒云三段長短

錯落

武曹云此是不能

隱強欲仕者

介軒云萬里飛帆

一篇收住

武曹云為人賢不

肖句只收伺候公

卿之門一段與大

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浦云窮居一段是正而人。即隱者盤旋畫像也。大夫之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金云極寫此輩大。丈夫結以我。則行之。浦云至句。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嚙處汗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金云不能為前。輩大。丈夫又。浦云伺候一段。化用掉尾法。是。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金云愿之言畢。即是代行。文畢。自只作歌。歌盤谷。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



送李愿序

楚材云四句承盤之阻來窈深繚曲極力形容其妙可想

楚材評一節是形容得意人一節是形容閒居人一節是形容奔走伺候人都結在人賢不肯何如此一句上全舉李愿自己說話自說其前數語

寫盤谷後一歌咏盤谷別是一格

山陽評此文有六代風習雖不深於文者亦知之唯其造語依然昌黎本色試抱六代文字來比技之何人手筆彷彿於此是非深於文者不知也

楚材云自斷之詞

又云自責之詞

又云自悔之詞一起已寫盡歸去

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

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浦云歌詞乃收挽變體正咏嘆隱者

盤旋意非是則盤谷無迴應矣

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

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

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金

儲同人評送李却說到自亦欲往何等與會浦云攬歸自身寓感

此文有用不壞者送李愿序是也公作

此文看此文於李愿口中描寫三種人各

金聖嘆評前只數語寫盤谷後只一歌咏盤谷至於

欲為第一段人不得故且為第二段人便見歸盤谷者乃是世上第一豪華無此人

非朽爛不堪人也

浦二田評公固志在當世者然栖栖十有餘年朝夕

思序是其時作考異注年才三十四是也

故曰聞其言而壯之全幅述言兩頭贊

歸去來辭

陶靖節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浦云

形役與樂夫奚惆悵而獨悲金云一解歸計初決看

天命相對他胡字奚字一片自怨

白艾固知古來高人亦無縱心之事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

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金云二解歸心一暢浦云四句審處歸計

陶文

三二



來之旨下乃從歸至家逐段細寫之

介軒云近南村矣

楚材云一段到此介軒云入門矣

楚材云一段室中之樂

介軒云有自得無欲氣象

楚材云一段園中之樂

介軒云日將暮矣

又云此句呼應自見節奏

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

光之熹微。金云三解離彼。浦云途中說。乃瞻衡宇。載欣載

奔。僮僕懽迎。稚子候門。金云四解到此。浦云就門換韻。三逕就荒

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金云五解所需裕如。有松有菊有幼有室。

有酒有樽如此太足矣。引壺觴以自酌。眴庭柯以怡顏。倚南窓

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金云六解受用寬然。園日涉以成趣。門

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金云七解莫往

來。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

孤松而盤桓。金云八解隨時不違。浦云即景縈情。歸意。歸去來兮。請息

交以絕遊世。與我以相遺。復駕言兮焉求。金云九解與世永絕

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

事於西疇。金云十解靜侶自攜。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

尋壑。亦崎嶇而經丘。金云十一解縱心自在。木欣欣以向榮。泉

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金云十二解指

心任去留。胡為乎。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

解委身。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金云此三句本與末二句成解。有他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

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

者不復出之意。

重題歸去來者。既以歸來。又不絕交遊。即不知不歸之愈也。浦云上半截說到不再出。透歸字後。

楚材云一段挿入田事。

介軒云窈窕句舟之所至。崎嶇句車之所歷。

楚材云一段觸物興感。

又云一段收盡歸去來一篇之旨。

介軒云以上寫歸者不復出之意。

恣意挿入四句。後來杜工部每每學之。

陶文

三十一



楚材云樂大天命二句乃歸去來辭之根據

天命復奚疑

金云十四十五解既不為官亦不為仙得日過日快然自足也○浦云樂天命

通身攝盡

金聖嘆評

凡看古人長文皆積短文所以其汪洋一篇便閣過古人長文皆積短文所以其汪洋一篇便閣過

楚材許公罷彭澤令歸賦此辭高風逸調管窠罕有其比蓋心無一累萬象俱空田園足樂真有實地受用處非深於道者不能

浦二田評

非其性之所近則安之識得樂天知命意思

文章軌範卷之七

寺町通本能寺前

皇都

錢屋惣四郎



